

醉醒石

醒石

東魯古狂生著

古典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內 容 提 要

醉醒石是產生於明清之間的話本小說集，原書題東魯古狂生著。據說唐朝宰相李德裕的花園裏，有石能使醉人清醒，本書書名可能就是採用這個傳說。

本書的十五個短篇，大體上是以明代的社會生活為背景，有不少篇章都對當時的社會生活作了比較真實的描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人民對封建統治階級的蔑視與憎惡。

這次出版的本子，是以武進董氏翻刻本為底本，對少數顯明的錯字，作了一些改正。

醉 醒 石

東魯古狂生著

*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捌陸號

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 號 25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7 7/8 字數 137,000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第三次印刷

印數 38,001—53,000 定價(6) 0.65元

目錄

第一回	救窮途名顯當官	申冤獄慶流奕世	一
第二回	恃孤忠乘危血戰	仗俠孝結友除兇	一四
第三回	假淑女憶夫失節	獸同袍冒姓誣妻	三九
第四回	秉松筠烈女流芳	圖麗質癡兒受禍	四六
第五回	矢熱血世勳報國	全孤祀烈婦捐軀	六〇
第六回	高才生傲世失原形	義氣友念孤分半俸	七七
第七回	失燕翼作法於貪	墮箕裘不肖惟後	九二
第八回	假虎威古玩流殃	奮鷹擊書生仗義	一〇九
第九回	逞小忿毒謀雙命	思淫佔禍起一時	一三八
第十回	濟窮途俠士捐金	重報施賢紳取義	一四三
第十一回	惟內惟貨兩存私	削祿削年雙結證	一六一
第十二回	狂和尚妄思大寶	愚術士空設逆謀	一七六

第十三回 穆瓊姐錯認有情郎

董文甫枉做負恩鬼……………一三

第十四回 等不得重新羞墓

窮不了連掇魏科……………二三

第十五回 王錦衣覺起園亭

謝夫人智屈權貴……………三九

第一回 救窮途名顯當官 申冤獄慶流奕世

「畫堂春」：

從來惟善感天知，況是理枉扶危。人神相敬依，逸豫無期。

積善未必能讀，積金未必能肥；不如積德與孫枝，富貴何疑。

『易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言禍福惟人自召，非天之有私厚薄也。然積善莫大於陰，積不善亦莫大於陰。故陰陽之慶最長，陰毒之報最酷。至於刑獄一事，關係尤重；存心平恕，則死者可生；用意刻深，則生者立死。況受賕飭法，故意陷人；人命至重，何可以供我喜怒，恣我魚肉也！古語有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士大夫事權在握，而不辨雪冤獄，矜恤無辜，不深負上天好生之心乎？

漢之時，有于公者，爲獄吏，持法公平，能明孝婦之冤。嘗自高大其門道：吾子孫必有顯者。後子定國，果爲廷尉，如其言。唐之時，有何比干者，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同爲刑官。比干寬恕，多所平反。時人爲之語道：過來、侯必死，過徐、何必生。一日有老嫗過其門，持籌九十餘枚，與比干道：『君有陰德，子孫爲公卿郡守。佩印綬者，當如此籌。』後果累世通顯。宋之時，

有張慶者，爲獄官，掃除獄舍，必使潔淨；飲食獄囚，不至飢寒；有病者，醫藥之無少缺。雖未能深冤理枉，而子孫亦登科第之報。至若周興、吉項之徒，鉗網爲號，羅織成經，傾陷平民，流毒縉紳，終至身首異處，妻子宗族並受斬戮，其視善人之報爲何如哉？因綴俚言，聊以志感：

丹筆無輕下，蒼黔係死生。

稍忘矜恤意，便就鼎鑪烹。

所貴寬仁吏，奉法持公平。

不望桃生櫓，奚堪鬼泣庭。

皇帝猶清問，廷評可恣情。

掃墓近屠伯，索覓請周興。

何如于定國，高門世所榮。

報施應不爽，敢用告司刑。

已前所說，還是事權在己，出入由心，即能雪冤申枉，猶非難事。今且說一個官卑職小，既無事權，又不愛錢沽譽，乃能明冤枉、出係囚，豈不是個極難的事麼？

嘉靖年間，有一人姓姚名一祥，乃松江上海縣人；少而無父，家事亦饒裕，爲人倜儻不羈，輕

財尚義，曾習舉子業，能詩文，考幾次童生，時數不遇，不得入學，鄉里之間，未免有誚笑他的光景，他亦怡然受之，不在心上。但其母守寡育孤，一心指望他以功名顯。乃收拾家中積蓄的東西，約有四五百金，教他往南京納監。

一祥奉母之命，別了妻子，帶了兩個僕人，即便起程。南京古稱金陵，又號秣陵，龍蟠虎踞，帝王一大都會。自東晉渡江以來，宋、齊、梁、陳，皆建都於此。其後又有南唐李煜、李景建都，故其壯麗繁華，爲東南之冠。王介甫金陵懷古詞可證：

『桂枝香』：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瀟灑澄江如練，翠峯如簇。征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露起，畫圖難足。念自昔豪華競逐，恨門外樓頭，悲歡相續。千古憑高，對此慢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尚唱後庭遺曲。

及至明朝太祖皇帝，更恢拓區宇，建立宮殿，百府千衛，三衢九陌，奇技淫巧之物，衣冠禮樂之流，豔妓變童，九流術士，無不雲屯鱗集。真是說不盡的繁華，享不窮的快樂。雖遷都北京，未免宮殿傾頽，然而山川如故，景物猶昨，自與別省郡邑不同。

一祥行至城中，悅目賞心。心下自忖道：起文納監，便要坐監，不得快意遊玩，不如尋個下處遊玩幾日，再作區處。遂同二僕到秦淮河桃葉渡口，尋了一所河房住下。南京下處，河房最貴，亦最精。西首便是貢院，對河便是衙子。故此風流恍爽之士，情願多出銀子租他。一祥歇息了一日，次日便出遊玩。一連耍子了兩三日，忽然過了武功坊，蹣過了橋，步到衙子裏去，但見：

紅樓疑岫，翠館凌雲。曲檻雕欄，植無數奇花異卉；幽房邃室，列幾般寶瑟瑤笙。嘔啞之聲繞梁，氤氲之氣撲鼻。玉姿花貌，人人是洞府仙姝；書案詩筒，個個像文林學士。不愁明月盡，原名不夜之天；賸有粉香來，夙號迷魂之地。做不盡風流榜樣，賺多少年少英才。

一祥向來無有宿娼之意，但一入其門，見此光景，也覺有些心動。況衙子裏的舊話道：只怕你乖而不來，不怕你來而使乖。故此再沒有闖寡門的。便極吝嗇，也須歇幾夜，破費數十金，方得出門。又且有一班幫閑子弟攬掇起來，冷湊趣，熱奉承，縱有老成識見，一時也難白走出來。一祥又是風流灑落，不惜錢財的，一時間便看上了兩個妮子，大扯手作用將起來。那有一個不奉承他？過了幾日，竟叫僕人把行李都搬到衙中住了。衙中凡嫖客的管家，却有粗使的梅香，

來陪睡的。故此兩僕人，也落得快活，把正經事不提起了。

姚君把爭名奪利之心，變作惜玉憐香之意。這些納監肥貲，都做纏頭花費。不多時，也自消耗了一半。算來納監不成，不如縱心行樂。況有幫閑之人，日夜和哄，吹彈歌舞，六博投壺，不由不醉臥其中，撒漫使用。囊中之物，看看消索了。

一日，幫閑輩請他到雨花臺遊賞。左嬌右豔，絲竹滿前，假意兒趨承熱落，實欲罄竭貲糧，打發蠻子上路也。看官，你道這個所在，可是輕易去得的？這夥人可是相與得的？姚君不察，尙然痛飲高歌，又復援筆題詩，以志其樂。詩曰：

昔日談經處，今爲遊冶原。

莫愁曾繫艇，靈運亦停轅。

分練澄江色，飛青木末軒。

從來佳麗地，得意肯忘言。

題畢，衆人齊聲稱贊道：「如此高才，那怕龍門萬丈！」一個個把酒預賀。大家正吃得熱鬧，忽然一人，敝巾破衣，形容憔悴，殆無人色，貿貿而來，望姚君施禮求乞。姚意是個丐者，亦不在意，叫僕從以酒食與之。其人酒亦不飲，食亦不吃，對姚君道：「某乃河南秀才，途中被劫，貲盡身

傷，不能返鄉，故求濟助貲糧，爲行李費耳。豈爲酒食小事？」兩個幫閑的，便接口道：「姚相公，不要睬他。我們這裏，這樣人甚多，却都是假說被難，騙人財物。那裏去辨他是真是假，那裏去查他是秀才不是秀才！」那人便老大不快活起來，道：「我因被劫瀕死，竊恐流落異鄉，故不得已而求濟。今既爲俗人所疑，何可復在此間求濟。但我非脫空脫騙之流，沒得濟助罷了，何可當此不肖之名，亦須要一明其非僞。」遂脫衣示之，果然刀瘡未平，血痕尙沾衣上。一祥乃立起身，揖而謝之。就叫僕人拿行箱過來。簡看囊中，止有白銀十兩，并紵衣一領、紬襖一件。即盡與之，且酌之酒而送之。其人感泣拜謝，問姚之姓名而去。而姚君不問也。今人些小資助，便要誇恩居德，況塗遇之人，助之如許，不詢姓名，蓋真施恩不求報，故置之若忘如此。即此一端，已不可及，況尤有大於此者。

姚君此時，即轉一個念頭道：「貲囊已罄，料無助我之人。倘我再在此，或被老鴿絮煩迫逐，不成體面。不如別了回家，尙不露出馬脚。於是酒也不吃，遂起身回到衙中，取了行李鋪蓋，即時作別。兩個妓者苦苦留住，又宿了一夜。次早教僕人，叫了一隻船，急急起身。兩妓者雖然哭哭啼啼，說盟說誓，要都爲銀子面上。見他銀子完了，便不免假手脫放出門了。」

姚君是個忼爽男子，絕不爲他兩個牽情，一竟下船。不數日，到了家中。其母聞得子回，不

勝歡喜，問及納監之事。一祥半晌不敢做聲，沒奈何只得實告。其母艷然大怒。平日一祥最孝，奉母之命惟謹。一時高興，費了四五百金，沒了銀子，殊不在他心上；只是有違了母命，宿娼費業，大不自在，追悔無及。從此以後，再不敢他出。

過了一兩年，思量不是個了局，因就近納一縣吏，圖個小小前程。看官，你道如此豪爽的人，可是看得衙門中這些齷齪銀子在心的麼？一味只是濟難扶危，寬厚接物。衙門裏也有贊他忠厚的，也有把他做阿諛看。他全不在心，任人說笑而已。

光陰荏苒，倏忽間過了六七年，看看的兩考滿了，例要入京效勞。那時遵依母命，在京三年，再不敢一些花費，選得個江西九江府知事。到任不多幾時，本府司獄司缺官，上司就令他帶管。他却悉心料理，周濟諸囚，無論輕犯暫監者，不加苛虐。即重囚牢中，亦親自往看，污穢者潔淨之，病疾者醫治之，飢寒者衣食之。人人戴德，各各感恩。至於誣陷扳害，及上臺不公不明、屈打成招的，彼皆一一詳察。若遇便可言，亦肯爲之解釋。自恨官卑職小，明知枉屈，不能申理，每每抱愧。是以衙齋中，一清如水，蔬食布衣，澹如也。嘗題小詩一首於壁上，詩曰：

世道非淳古，人無畫地風。

何時得刑措，令彼貫城空。

詩以言志。觀他詩意，與邵堯夫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大同小異，便可知他平日的存心了。

過了半年，有一新按臺到任。大小官員，個個要去參見。他也不免隨班逐隊，去走兩遭。你道察院衙門，何等尊嚴，這些小官兒，那裏有他的說話分。但是事體如此，不得不去。一連去了三日，參見已畢，衆官俱出。一祥却已轉身走了；忽然裏邊傳教姚知事。一祥不知何故，未免吃了一嚇，又自忖道：我在此做官，並不會做一些不公不法的事，不取一毫不公不法的錢，料來沒甚干係，便進去何妨。遂急急的跑將進去見。

察院問道：「你便是上海姚一祥麼？」對道：「小官正是。」又問道：「到任幾時了？」對道：「到任十個月了。」又問帶管司獄司事幾時了。對道：「纔得五個月日。」察院又道：「你是個風流曠浪的人，如何做得這樣的小官？」一祥聽得此話，心中大是疑惑，只得勉強對道：「不敢。」察院又道：「某年月日，在南京雨花臺上，挾妓飲酒的，便是你麼？」一祥聽了這兩句話，不知是何緣故，心中突突的跳，慌做了一團，就如一盆冷水，從頭上澆下，渾身顫抖個不了；即便除下紗帽，磕頭如搗蒜，口裏只是「死罪，死罪，求老爺饒恕。」察院笑道：「不要慌張。我且問你，你在雨花臺時，有一秀才，被難落魄，求你周濟，你與他衣服銀子，是有的麼？」一祥

到此，心中又覺得安穩了些，連忙應道：「是有的。」察院道：「你還認得那人麼？」對道：「一時偶會，相別已久，却又認不起了。」察院又道：「你會曉得他姓名麼？」又對道：「小官偶然資助，不曾問他姓名。」察院道：「即本院便是。」便叫道：「可起來作揖。」一面叫皂隸掩門。

一祥方纔放心，站了起來，作了揖，站在側邊。察院禮統，一應小三司及府經歷、縣丞等官，並沒留茶之理，或特典留茶，也只是立了吃的。故姚君雖然有舊恩於察院，也只是站著吃茶。茶罷，察院道：「本院自得君周濟還鄉，幸叨科第，常思報恩，未得其便。今幸於此相遇，是天假之便也。只是尊卑闊絕，體統森嚴，不便往來酌報。君有濟人利物之心，甚於獄中情由，必知其詳。其間倘有真正冤枉，情可矜恤者，君可開幾名來。人得千金，本院當爲釋放，以報君恩。」

一祥領命，謝茶而出。只見衙門中人，伸頭縮頸，在那裏打聽，是何緣故留茶。那些府縣間抄日報的，即將此事報與兩司各道府縣各官去了。府縣官也有送帖來的，也有送禮來的。你道是奉承這司獄司麼？總是奉承察院的相知。

姚君一到衙門，快活不可勝言，即喚本衙門書吏，把察院的說話，一一對他說了。書吏皆賀道：「恭喜老爺，得此一樁大錢。」姚君笑道：「你們這些癡人！若是我這等要錢，何不日常裏也索搜賺幾文？我只因官卑職小，不能申雪冤枉，時以爲恨。今幸得上臺老爺有此美意，我正

好因風吹火，了我向來心願。豈以得錢爲喜？若是要錢，那沒錢的冤枉，畢竟不能出了。」書吏聽這說話，口頭雖稱贊，心裏都暗笑道：「那裏有不要錢的人？這是人面前撇清的話兒。待他做出來，便見分曉。」遂說道：「老爺既不要錢，老爺知獄中有幾個真冤枉？」姚君道：「我一來管事，就存此心，故此時常訪問，牢中有七人真冤。」就把七人名字事蹟，數將出來。又道：「你們可將前因後跡，備細開述，疊成文卷，去開釋他，我自不要一文。其間有三四個富家，出得起的，你們可對他說，要他一二十兩一個，也不爲過。」

獄吏登時到監中，與那七個人說了。七人感謝不盡，即時著人到家，通了消息，鬥起銀子，與了吏書。那班吏書又算計道：「本官雖說不要銀子。那裏便是真心？況且他既曉得三四個是富家，察院老爺又說一人要他千金，不如叫他幾個鬥二三千銀子在此，待送文卷與他。他若真不要時，一定即刻把文卷送上去；若假不要，必定遲延兩日，那時便可送進去與他。」大家商量已定，銀子已鬥端正。

過了數日，文案已成，吏書送與姚君看了，拿了文案，即忙去見察院。那時書吏方知其真不要錢，人人喝采不已。及至察院前，等候開門，傳將進去，這番却不是前邊見的體統了。一祥一邊進去，察院便叫掩門。一祥將文卷呈上，稟道：「知事平日體察獄情，其中重辟囚犯，有七人

實係冤枉，蒙老爺鈞諭，敢斗膽開呈，望老爺開天地之恩。」察院看了文卷道：「君曾有所得否？」答道：「已約定釋放之日，共謝知事七千金矣。」察院道：「既如此，足以報君之德矣。君將此銀歸家怡老，逍遙林泉之間可也，何必爲五斗粟折腰？」一祥領命而出。

察院登時批准文書，七人登時出獄。七家家屬，扶老攜幼，焚香頂禮，涕泣膝行，到衙拜謝，不必說起。但是姚君既對察院說已得七千，其實不會得一文。若在他人得些銀子，申他冤枉，也不爲過。即不然富者得銀，貧者白說，也便是賢人君子了。其最上者，不得銀子，亦須與上臺說明，以見我真實申雪之意，此更是不可及的。而今姚君不得銀子，竟說得了七千，誰肯如此冒空名、失實利，既能雪人之冤，又不利人之財，又不邀己之譽，以討上臺的獎賞。豈不大聖人、大菩薩的心腸？只怕這樣人，古今來不多見的。

次日，姚君即起文書告致仕。察院只道他實實得了七千金，即准了文書，挂冠而歸。由是開動一城。司道府縣，無人不欽重道：「一些小官，能不受賄賂，雪冤理枉，誠有司憲臬所不及。」於是皆厚贈優禮以歸。七人族中糾集朋友，到三院動呈，叙其申雪冤獄，不受分文，盛德清風，可爲世表，應入名宦祠中。察院起初准他致仕，只道他實得七千銀子，便回去已轍了。及見三學公呈，方知他不曾得銀，真心釋冤出枉。大驚異道：「如此好人，真是有一無二！但是我

原思報他，叫他回去，不想到我悞了他的前程。」即時批准，送入名宦祠中。

看官，你道知事入名宦，從來能有幾個？此已是爲德之報了。及歸至家，清風兩袖。孫雖入泮，而家業却是蕭條。家中大小，多埋怨他無算計：既不賺得銀子，又賠了他一個小小前程。豈不是折本的事麼？姚君怡然而已。

年至九十餘歲，忽然一日，夢見五六個人，青衣小帽，跪在前面稟道：「某等來迎接老爺。」姚君夢中，也還認得，是前曾救他死罪的人。因問道：「你們爲何到此？」那些人道：「小的們蒙老爺救命回家，凡七家的祖宗父母，均上請於天帝。天帝命司命真君，增老爺壽考，仍令老爺子孫世世貴顯。今老爺壽數將終，小的們前來伏侍老爺。外邊有轎，請老爺便行。」姚君聽罷，便上了轎。

衆人抬了，走到一衙門前落轎。只見司閹人報將進去。裏面一位官員，出來迎接。姚君仔細一看，不像官府打扮，却是帶冕旒、穿袞龍袍，方纔悟道：「是閻羅王了。」閻王便與姚君作了揖，同走到廳上。却是先有一位尊官，坐在那裏。閻王却揖姚君坐在那尊官之上。姚君推遜不肯坐。閻王道：「君曾聞黃承事坐在范文正公上的事麼？此間論德，非論位也。」姚君乃上坐了。閻王道：「君有陰德。昨日天符勅下，請君爲太山刑曹。君可歸家，料理後事。不久即當